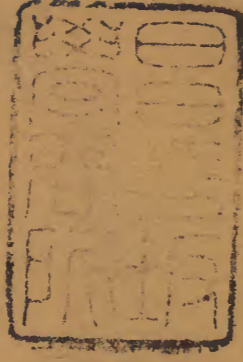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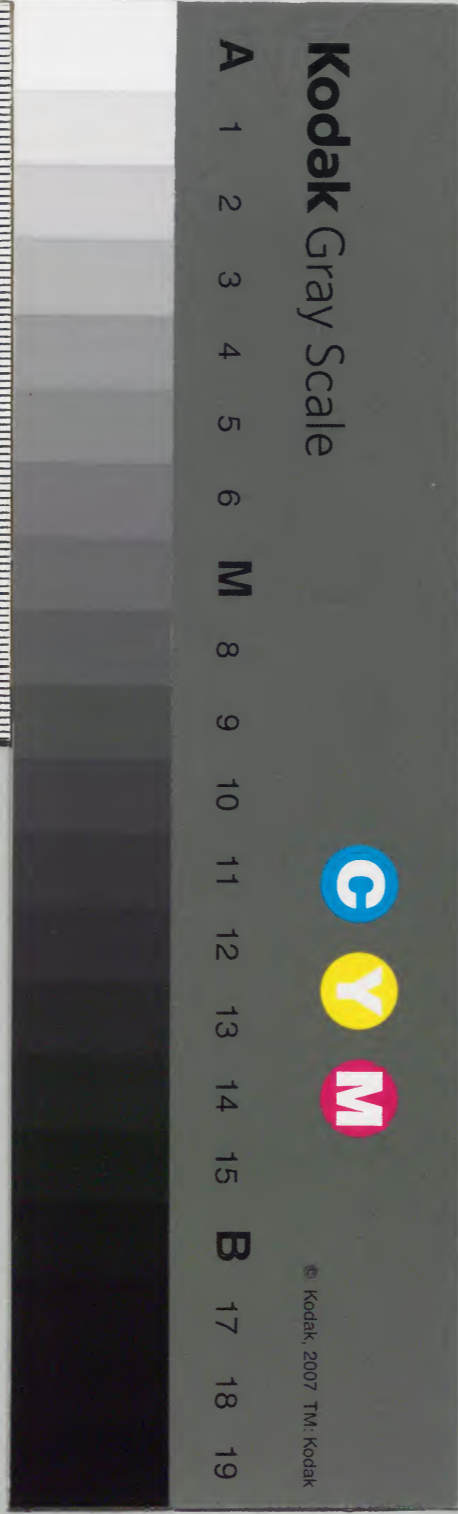
論語或問四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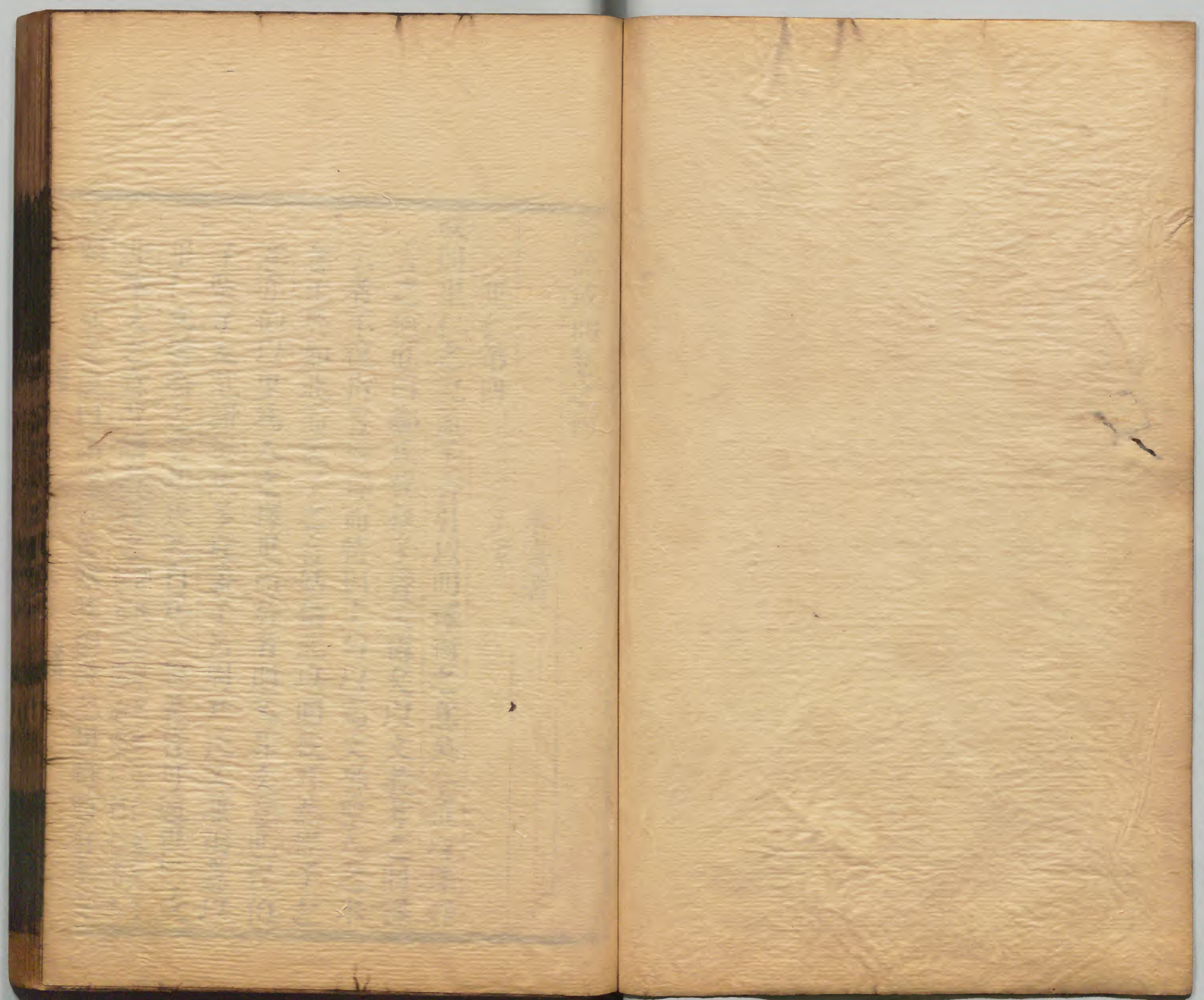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二	一	五	六	門
〇	一	〇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二	六	漢
函	二	〇	書
〇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1
冊數	20 ( 5 )	
函號	298	274





論語或問卷之四

朱熹著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或問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擇鄉  
 言之何也曰鄭氏程叔子皆云爾矣以文義考之則擇  
 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文恐聖人之本  
 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以明彼耳然程子之  
 意亦似以里為人之擇里而居者則又非文意也程伯  
 子張子及范謝楊氏多從孟子呂周尹氏又兼兩意以  
 里仁為譬喻之言胡氏又自為一說義皆可通但恐或  
 非本文之意耳讀者詳之

胡氏曰里居也居仁如里安  
 仁者也擇而處仁利仁者也

或問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其細微之間時猶有未安

淺草文庫

者如約樂之說則謝氏之病為多如以約為事樂為情而所性不存焉惟體仁而盡性者為能無累於此語意雖精然細味之似有性情不相管攝之意而流於老佛之弊其曰不仁者不知我之為我而以物為我則又甚矣聖人之意但謂不仁者不能安於義理而固其所守耳豈若是險怪而不平哉楊氏於長久二字則亦有功矣然所謂未能敦仁者乃利而未安之事非直不仁也刻意厲行亦有志者之所為豈不仁者之所及哉若通下文之義而曰未能安仁利仁而徒出於一時意氣之所為而為之其處約也未必濫則可矣胡氏於此發明似得其本旨者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衣袵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閑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侯氏大意

得之而語多繁複周氏其智自私之云則亦疎矣安仁利仁之說程子發明亦切至矣但若欲為而為之之類看利仁者則太淺矣若徒為名而已則是豈其真知仁之為利者而亦何足以得為仁之利哉范氏所謂有諸已而體之者恐未足以明安仁之意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亦未及乎利仁也以中庸達德表記三仁之序考之可見矣謝氏之說則善矣然初不見利字之意而於所以安仁者亦未親切其他如曰樂天畏天由仁行仁生知學知者皆不能有所發明而畏天生知學知云者語尤不類周氏所謂自得者亦然惟尹氏二說雖約而皆不失其旨所謂泰者亦以其事而言非與矯為對者也其語利仁則文義為尤密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范氏敬修可願之云亦曰如是之人仁者所好耳然可願之云若與所好者相亂亦其立言之疎也謝氏本無好惡人之心者過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好惡之則又出於天賦之秉彝而不可易者豈仁者而反無之哉亦曰無私而當理焉可耳游氏之說則善矣但以仁者爲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地則是仁者之心初不中正而大中至正者又自爲一處必以此心納於彼處而後得爲無私也而可乎且宅心之云見於書者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者宜爲一說今之說者疑已失之然不過曰有以居是心而不爲事物侵動耳豈曰宅此心於一處哉楊氏會物於一

已者僧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而自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已焉則是物我未忘率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已又若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未得爲極至之論况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矣周氏詳潤而不甚切尹氏以公盡仁又得程子之說而不得其意者也曰然則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何如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楊尹得之矣范氏之說太重志於仁者謂其有意乎此則可以爲已能如此則不可謝氏

以志仁爲知仁以去聲讀惡字則又誤矣蓋志仁則實  
有意於爲仁非但知之而已也且上章適言惟仁者能  
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  
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胡氏力排其說以爲貪無惡之  
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知仁者蓋得之矣然此又或有  
說焉蓋仁固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  
欣然悅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  
之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之  
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曰然則  
謝氏所謂惡人之惡如惡己之惡者如何曰此自覺其  
說之不安而爲是以補其闕耳然其語意有不可曉者  
今姑就其文而推之則易矣曰常人之情惡己之惡必  
怨惡人之惡必深然以怨己之心怨人則其惡之也必  
不至於己甚所以謂之無惡可也果如此言則是不惟  
先昧己心而又將不復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之人也以  
此爲仁不亦遠乎不然則意其文之或誤也若曰惡己  
之惡如惡人之惡則於理爲庶幾矣然與其上文不類  
而亦非經之本意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行道  
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則道否亦  
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  
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  
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此舊說之意而范謝游  
楊氏皆用之惟程子意異而侯尹氏獨守其說愚嘗考

之以文義則舊說勝以意味則程子澹然平心以觀程子之說於文義間有甚費力而卒不可通者恐不若從舊之爲安也若謝氏所謂君子樂富貴而悲貧賤者則已卑而不及於理若二章所謂何與我事者則又失於過高而有所略於事也楊氏所引趙孟之云若以孟子之意言之則非君子所以非道而得富貴則不處之意但未知其復以孟子之說爲如何若必合於此文而言之則吾恐其既失於此而又叛於彼也然其後本已刊去之則亦豈自覺其所引之誤與其曰去其所以得貧賤之道則亦未安蓋旣曰君子則固無得貧賤之道矣設其有之則修身改過者乃吾事之當然初豈以是爲去貧賤之計也哉曰然則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耳曰去仁之說奈何曰范氏善矣然所謂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者非本文之正意也若然則又豈可謂去仁則無所成名乎謝氏去仁實亡之說亦善但其他辭冗雜有不勝辨者而又不足與辨也若以去仁以下二句繫之范說其名從之之後則兩長集矣其他諸家之說亦不親切今皆不能復辨也曰子以爲終食造次顛沛言每進而加密何也曰吳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造次矣呂氏之說蓋亦類此而其訓釋字義又加詳焉爾曰諸家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推說亦善范氏因可離非

道而生可違非仁之說其於彼此之文義皆不審矣夫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故子思有可離非道之說若仁則違與不違在人而已豈可謂可違非仁哉其下文以如是則可以謂之學者則尤未當矣謝氏非有意於不違之說過矣而所謂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聲之有影響則反析人與仁爲二物而相隨者其亦疎矣至謂終食之間無放飯流歎者則得其實與周氏食不知味之說相表裏雖經文本意但謂無一食之頃然以食時言之而指其實則此亦爲可據也曰或以飲食必祭爲言與此若無異者而游楊皆斥其陋何也曰是其說有二焉若曰祭而必敬則不違仁之一事也游楊何譏焉若但以其不忘本而加恩惠焉以爲仁則信乎其陋

矣然推本而言則制禮者之於此固亦其仁之發但不可專以此爲仁耳曰侯氏所謂仁不可離在知不知之間者如何曰其病與謝同而又甚焉者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孰謂知之而遂無間之可離哉學者以是爲心吾恐其流於異端而無復操存踐履之功也周氏語多未瑩而卒曰學者宜知所謂是則小怪矣楊氏雖亦有此意而繼之曰仁而已矣則義有所歸而不爲病也曰尹氏造次顛沛必於是爲純亦不已者如何曰此誦程子之言而失之者也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蓋以純亦不已爲聖人之事造次顛沛必於是爲顏子之事日月至焉爲學者之事凡三等也尹氏通上兩等



而一言之其失也甚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大意亦善但以好惡爲一人之事則經文有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然耳范氏亦得之而說其爲仁矣與周尹氏皆自爲一句而不屬之下文則恐於文義有不通者此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爲仁者如下文所云耳呂氏無以尚之不加其身未見力不足者皆爲勝物之事則非克已爲仁之意矣謝氏所謂真好惡者亦善但生知之說太過而無以尚之一句未安不若遂以真好惡者推之之爲善耳楊周氏好仁之說類謝氏惡不仁之說近呂氏又謝氏所謂志所謂此心疑其指上文好惡者而言之以爲如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以

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恐不得復以此爲說也難易之說則亦程子之意也楊氏之失前已辨之其曰天下歸仁者則又失之大快矣旣以爲仁由已何力不足之有而又有入嘗用力以下之說則又似真有力不足者而特夫子未之見亦不知其說之所定也尹氏之說則尤賢亂而無序蓋不可得而通矣但曰用力以下之說諸說不同未有以屈其說而集註所用程子之意則未見之云與章之首尾兩未見者不類而蓋有之矣又曰力不足者而上繫於用力於仁之文疑亦未安奈何曰是固嘗息之矣如范氏說則力不足者爲能用力於仁而其力不足以至於仁而與畫焉者有間矣夫子息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息其次而歎其

未見耳此則未見之云與下文者不異矣然聖人方疑未有用力於仁者則且歎其未見此等之人而未應遽歎夫未見其次之人且其下文二句又止因程說則又不免乎跨越之弊此亦有所未能安者呂謝楊說前已辨之矣而周氏力不足之說則同於程子而以下文二句為蓋有力不足之人但我未之見所以深言必無用力而不足之人也此則蓋有之矣不必有所越而繫乎一句之前矣然未見之云又未免其戾於前後之云也是數說者其前後得失如此不可盡用必不得已則力不足之云者從范氏而下文二句從周氏之訓以指夫力不足之人用程子之意以不絕夫進善之路其庶幾乎然程子舊說未敢遽廢姑存此意而熟考之可也曰

子所謂無以尚之者何以言之也曰李氏之說然也李氏曰好仁好色舉天下之物未有以尚之者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

乎曰謝氏之說蓋然亦未也胡氏以好仁為利之惡不仁為強之者得之矣曰為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

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又推明之亦盡矣前乎

此者則有劉氏之說後乎此者又有吳氏之說焉劉侍讀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而楊氏亦因之但所引表記以為說者則已支離矣曰諸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宜曰責小人以怨則可以為仁而不必言知仁矣如呂氏說則宜曰



類族辨物則仁術弘而又不必專於觀過矣如謝氏之說則但觀人之運動作爲而識其運動作爲之所以然者卽可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旣疎而謝氏之失爲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爲訓知見爲先遂以此所謂知爲彼之知此所謂仁爲彼之活而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之說而推之者曰人能自觀其過則知其所以觀此者卽吾之仁是說如何曰此說最爲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旣又驗諸行事之實而後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原而必欲求過以爲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旣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之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焉有知者焉更相攪挈迭相排逐煩擾猝迫應接不暇蓋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其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爲仁而謂愛非仁之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章之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則蓋嘗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覺爲仁而濫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誠以是說推

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

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淺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張子前說大意與程子前說同後改之說則幾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祖其說亦誤矣范說既疎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所謂道者又若其論活者爲仁之說也故又以爲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爲吾身血氣之爲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楊氏與程子皆引易簣之事然其意則有不同者程子之意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爲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若楊氏旣以聞道爲得

正而又有無餘事之說焉則是曾子將死而後始得聞夫所謂道者既聞道而遽遂無餘事之可爲也是亦生於不虛生死得正之偏而與此條之說不得爲同矣周氏蓋亦生於不虛生之云者而其所以爲說者則賢於楊氏矣尹氏誦程子之言而以誠有所得者明夫實見實理之說意義益明白矣

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慙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曰諸

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范尹因之而范氏又能有所發明者也謝氏則別爲一說而意尤高遠楊氏周氏若皆以爲不能忘情而有慍焉者則吾已辨於前矣然周氏所謂其志分者覽者猶可以有取焉

或問十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以適爲子適衛之適之故也惟呂氏以爲主謝氏以爲可似吾誰適從誰適與謀之適然呂氏之說不明而義之與比亦同衆說誤爲比於有義之人者獨謝氏爲不差而其所論老佛之失亦最明白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程子兩義不同何所據而爲取舍也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也如愛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

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以相反為言而上下章又且多義利之說則固當為善惡之類矣况以君民為說則其懷惠之云亦迂晦而不通矣尹氏多本程說而於此亦不之從則又可見其亦有所未安矣謝氏又自為一說而以是四者皆為下懷其上之事若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云爾但彼因前王不忘之言而發而此無所繫則恐不得而同之耳楊氏能言君子之不懷居矣而未見懷德之意以刑為體出於莊生之書援以釋此亦未足以為據也周氏蓋發明程子初說然皆易懷為安則安惠云者其說有不通矣尹氏雖因謝氏之語而實用程子第二說是最為得旨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

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耳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此外則蘇氏說亦佳然必以利害為言則終不近聖賢氣象也蘇氏曰懷安也君子安其所必安安也固於土法之可安也久於惠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歲月之後者小人不不知也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為得之但其語多病如乾之利物為利之大放利而行為利之小其比擬之不倫甚矣夫利物之與自利其為善惡如陰陽水火之相反豈特有小大之殊哉若以乾道變化對夫解衣推食者而言之其可哉謝楊周氏之說是亦一道但非本文之意而謝周氏又并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失

之耳此外則晁氏亦善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而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害於彼不勝怨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此章之旨諸家皆不能盡善今詳上

句之說則范氏得之下句之說則李氏得之李氏曰能

後能行禮不能以禮讓則雖禮文具在亦且如之何哉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

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

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

難若不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

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至於句讀之間諸說亦多不同往

往多至讓字為絕句而以為國者屬之下文雖於上句

為通然施之下句則不通甚矣要之此但當為三句而

中句至國字為絕乃安耳謝楊周說皆失之謝氏上句

猶可通而下句以如禮何者為一身之禮則無所據矣

且其上句之讀與下句文勢正相戾又與諸說不同也

楊氏周氏以禮而讓之說則巧曲而支離矣李氏之讀

恐亦未免此病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范氏皆以患無位為患無位以

行道所以立為身有所立皆失其文義之所指矣謝氏

專以才稱其位為言其文義則似矣而君子之所以立

乎其位者固當以德為貴不當專以才而為言也畏名

喜名之說殊不近本文之意而其所謂至論者則過高

甚矣我貴之說首篇之首蓋已辨之今不重出且所謂

求為可知云者正以為字為重而范謝語或遺之亦大

疎略矣楊氏之說顛倒重複殊不可曉此章之意正為

未嘗以立而患無位未有可知而患不知者言耳若有以立而有可知矣則又何患之有哉周氏無甚病然語亦多不切也曰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已知也聖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已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若必以此為嫌則將必如謝氏所謂至論者然後可然則無乃反為過論也耶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然以史記考之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才二十有九耳其聞道之早蓋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



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  
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  
耳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  
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已意推經聖  
言而反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  
嘗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贊者蓋無餘蘊其曰  
而已矣者邢氏以爲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  
文意者也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推已爲恕道之用也  
忠爲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  
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  
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  
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  
而加勉強之功焉爾曰然則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  
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  
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  
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書則有以別乎  
此矣曰程子以來其門人爲說者衆而亦有不同者何  
也曰程子發明曾子之意極精微矣蓋欲學者默而識  
之也而其論中庸之旨以爲下學上達掠下教人則欲  
學者勉而進之爾蓋致知力行不可偏廢故其言每如  
此至其門人之說謝氏侯氏專明曾子默識之意楊氏  
尹氏獨推中庸勉強之說則各得其一偏而不能以相  
通矣學者正當兼取而並觀之則於夫子之心曾程之  
意庶幾其有以得之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

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可言矣曰兩程子之言忠而不異而言恕有不同者宜何從曰侯氏論之其去取之意得矣然其所以爲說者則語意支離而不及載於精義之書也以今論之則伯子之言舉植而不及動指氣而不及性必若叔子之言則庶乎耳曰然則天地亦盡已之心而推以及物乎曰此以天道著人事取其理之屬乎是者而分之耳若天之自然而無外則又何必已之盡而有待乎推以及物耶亦曰其本體之流行者在人則謂之忠由是而生物者在人則謂之恕耳曰推程子動以天之云者則聖人之忠恕爲動以天而賢人之忠恕爲動以人矣而又以忠爲天

道恕爲人道何耶且盡已推已均有涉乎人爲又何以有天人之分耶曰彼以聖賢而分也此以內外而分也盡已雖涉乎人爲然爲之在已而非有接乎物也縱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者焉則於此無所疑矣曰程伯子以推已爲恕爲遠道不遠之事而叔子以釋曾子之言何也曰恕之所以得名本以其推已而言也伯子特以聖人之恕爲無待乎推是以屬之學者之事叔子則以爲聖人之恕亦不過此但其所以推之自有不同耳二說雖異蓋不害其爲同也曰其引盡心知性之云何也曰是不可曉矣以一本之說驗之其闕文耶然并其一本之說而論之亦若未甚切於文義而與其別章之解不同蓋不可曉矣曰其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

者又似以理之本末上下而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言也蓋方其忠而恕之理已及其恕而忠之理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其亦不異乎此矣曰程子又言忠恕貫道若他人言之則不可信曾子言之則其盡也必矣者何也曰此疑記者之失也蓋其意若曰他人未盡忠恕而億度以言則其言雖或偶中而其所以言者有不足信若曾子乃以其實見而言則其必盡聖人之蘊無疑也今記錄不明乃似不知其言之是否而唯其人之信若侏儒之觀優者夫豈然哉曰其曰忠恕乃所以爲一而繼之曰言仁義亦可何也曰是乃所以爲一此言非程子不能言而曰言仁義亦可者亦非程子不敢言也蓋

以仁義言之則仁之成已猶忠也義之處物猶恕也是亦所以爲一而已矣曰然則其不曰仁義而必忠恕之云何也曰張子言之詳矣曰程子之引君子之道四者如何曰是則小誤以中庸之文推之則此四者乃反其所以責人者爲責己之事非欲苟自恕而并恕人也曰或又以謂忠恕非所以言聖人而欲易忠以誠易恕以仁其亦可乎曰聖人之忠則固誠之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則見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而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曰諸說如何曰忠固誠之屬也然以自然用力之或異則固不能無分別於其間故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則其辨亦已明矣且所謂忠者亦曰盡己之心而已矣

未遽及乎人也今范氏曰忠則無不誠矣又曰忠則在  
已恕則在人則其言皆無所當矣夫忠恕之所以一貫  
正以其出於自然之理而相爲表裏也今呂氏曰欲道  
之行於天下非此不可而又以二者皆爲待物之事則  
其不察於此亦甚矣夫聖門之學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始於繁悉而終於簡易固亦  
有其序而不可躐矣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子貢者正  
以其幾有以遍觀盡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子懼夫  
弟子之不能遍觀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  
憂夫正途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  
道者固亦未嘗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以入  
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哉其以流而不息萬物散

殊言忠恕者蓋推程子之意然不言維天之命則無以  
見夫流而不息者之爲體不言乾道變化則無以見夫  
萬物散殊者之所自來也其論盡心知性者恐非孟子  
之意今未暇辨至其誦程伯子充擴之語則至矣夫孔  
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  
酬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今游氏以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至人無已論之則既失其旨矣而又  
皆出乎異端之說其擇焉而不精亦甚矣哉又謂忠恕  
未免乎違道則又未察乎違道不遠云者正以其自是  
而之道也不遠云爾豈背道之謂哉又謂恕爲盡物則  
恕其足以盡物矣而恕之所以得名者正自其未盡而  
足以盡者名之也又謂反身而誠爲一貫之事亦非也

反身而誠方謂反求諸身而萬理無不足耳未及乎推以及物而無所不當之大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咕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而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爲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楊周尹氏之失大槩類此而侯氏又以爲孔顏子思孟子地位不同其爲忠恕亦異則亦有所未盡也蓋以孔顏之忠論之則此說可也若中庸所謂忠恕則非子思之言而孔子所爲學者言之者也且其告子貢仲弓亦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耳豈可謂孔子之恕猶有待於勿施哉其曰天未嘗一歲誤萬物者其爲譬亦不切矣若曰一氣流行元無間息未嘗少有僞妄雜乎其間也則得之矣

或問均是人也或爲君子而喻於義或爲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爲濼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爲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濼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程子范楊周氏大旨多善然或推其前或引其後

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謝氏則自待甚恕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初亦未甚剖判必其所喻之既分然後從而名之則其意與周氏正相反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爲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之則利爲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所爲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爲小人乎曰胡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爲之則反致不奪不饜之害自義爲之則蒙蔽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諸說如何曰謝氏得之楊氏周氏皆引大學而言則支離而無所當矣

或問諸家幾諫之說多以爲見微而諫者如何曰其說固

善矣然此章之語乃內則之節文耳以彼文考之則正所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者而曲禮亦有不顯諫之文焉則爲證也亦明矣且不以彼文推之則下文又敬不違將爲苟焉以從父之令者而勞而不怨亦將無所屬於上文矣曰諸說固失之矣其他文義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他說皆善所引曾子之言亦佳但恐其所以爲說者亦若見幾之云爾謝周尹氏他說則皆失之而楊氏於勞而不怨者遂略而不說不知其意果以爲何如也侯氏所謂不違幾諫之初心者得之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謝氏得之其次則侯氏亦可觀也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胡氏得之矣范氏所謂各記所聞者或未必然也後有重出者皆放此楊氏於字之說已見

於首篇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侯尹得之楊周自爲一說亦通謝氏則恐非聖人之本意然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氏周氏得之諸家亦無異說惟謝氏爲不同恐非聖人之本意然於學者亦足以有警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謝尹得之但所謂失之者本謂事之失而已謝氏乃以爲不外馳以失道約本謂斂束簡省而已尹氏乃以爲約之以禮則皆未安而周氏失之之說亦與謝氏相類也范侯皆以爲儉約之約恐聖人之意或不止此楊氏之說則太支離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所謂人性因所有者未知其可意豈以爲氣質之稟有辨有訥而自修者則欲其訥而不欲其辨卽有以能行而不能言爲君子之所貴則其於義有所偏矣能言而不能行者固可賤矣而君子亦何必取於不能言者而貴之耶夫子之教伯魚稱公西赤又曷爲不直使之爲君子之所貴而反出於其所賤之域耶謝氏所論禮樂進反之意則善矣但所謂在道不在物者不可曉豈以爲禮樂在於情性而外玉帛鍾鼓之謂乎然則未免有厭離事物而必求道於杳冥昏默之間之意其論訥言敏行者亦善矣然所謂心亦可謂之不放者亦不免有卑言行而貴心術之病也蓋訥言而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爲欲心之不放而爲

是也楊氏所謂惡其取憎者失之尤甚聖人之意豈為是而戒人以寡言哉其說之弊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察乎理義之正則必將有闡然媚世而為鄉愿之為者矣周氏無他發明而侯氏尤疎濶尹氏所謂君子之志者則語雖緩而意切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補也

胡氏曰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或問德不孤與易文言之意同否曰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聚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應之說是也文言之云則以釋爻辭大字之意蓋言其德之盛爾程子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只是德孤者是也

也至於所謂與物同故不孤則於易文此書之意皆不相似其引易以說此書又自與下文為善類應者不合蓋不可考讀者擇其通者而從之則類應之說無以易矣故張子范氏亦同其說而周氏兼而用之前以德盛為言而後以類應為說於文義亦可通也至於謝楊皆以孤為孤特之孤恐或近於程子物同之說然以易之本文求之既有所不通而其說之流將必有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其易知而有親者恐亦未免乎同流合污之弊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所謂期於功之必成者以下文惟予與女以求助之云者例推之則為患失固寵之意耳詳子游之言本以警學者於幾微之際不



論語或問卷之四  
應遽指此等輩而言也且若其言則是乃所以綢繆固  
結而不可解事君者何自而辱而交友者亦何自而疏  
哉

論語或問卷之四

論語或問卷之五

朱熹著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不爲非義之說亦得之  
但以爲設辭則誤矣范氏以爲孔子欲妻以女而辨其  
非罪者失之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以下亦足以警世  
俗簡賢附勢之私矣謝氏以爲聖人非子其子以爲可  
託則過於人情至於以智帥人之說則牽合甚矣且夫  
子之於公冶長特取其不爲非義而已豈遽及夫不爲  
桎梏而死哉苟如其言則凡繫於縲紲而能以知免者  
不問其有罪無罪皆聖人所取矣而可乎楊氏不累室  
家之說正與謝氏相反似又失之苟且而不及聖人之

意然施之今世亦足以破夫過計求全之惑也周氏論  
二子之優劣則賢於尹氏之無所分別矣胡氏所論後  
世婚姻之失尤為有補胡氏曰聖人之於婚姻參度彼  
敝也後世或以富貴結或以急難合或憑媒妁而無  
言或因意氣一時之諾初未嘗淡知二人之性行也雖然  
婿猶易見女最難知人多謹於擇婿不能慎於擇女逮  
德下衰又惟財色是迷而不息家之隆替自內助始也  
可勝歎哉

或問二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楊周氏亦善而胡氏吳氏

亦有可取者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  
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

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  
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氏曰  
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三人  
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程子斯  
焉之訓有所未安侯氏蓋用其意則誤矣但范氏推言  
魯有君子而不用蓋以講筵開導及之非經之正意也

謝氏以魯多君子為夫子之力事理固當出此然亦非  
此章之本旨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以器為尚飾之物恐非本意蓋器  
亦有不尚飾如陶匏者不得槩以尚飾目之也夫子所  
以稱子貢者正以其可用而已瑚璉之飾則盛矣然不  
言他器之華靡者則所取者乃在乎宗廟貴器為重也  
若其後說所謂宗廟可觀之貴器則語意始不偏耳至  
與范氏皆以子貢為自矜自賢則恐未必然亦見夫子  
之稱子賤而意其或可以庶幾焉耳范氏又直以器為  
不通乎變而子貢小之恐當日答問之意亦未遽及此  
蓋但本稱其可用之寶而今較其輕重則誠與其稱子  
賤者有差等耳楊氏說亦類此而加以抑揚之說則又

論語精義 卷五  
似子貢本能不器而夫子故抑之未能爲宗廟之貴器而夫子故揚之恐其說尤有所未安也謝周二說相似而謝氏甚焉其曰能輝光則何害爲不器則今固未能不器矣又安可遽以爲小成乎其曰何害爲形而上者則夫形而上者乃名理之辭而非指其地位之稱且又豈判然二物而可以去此而卽彼乎諸說惟尹氏爲平實其說雖約而所得多矣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其後說以爲仁則佞不害惟不知仁則無所用佞者恐未安也大抵諸家皆不解此句之義故其說多不通呂氏口給之訓甚善但不仁而佞不若仁而不佞者亦太緩於辭而徒贅其說矣此其優劣又豈待較而知哉楊氏以爲佞者畏君子之求諸非道而取憎則以佞爲諂諛之意此於字義旣已失之又特畏人之憎已而不爲諂諛則其爲諂諛也大矣豈君子之心哉前篇第二十四章亦已頗論之矣尹氏直以孔子許仲弓之仁亦不考於不知其仁之句而又并讀七字爲句之失也曰仲弓以德行名而子以爲未能全體不息於仁何也曰仁之難能甚矣以顏子之賢僅能三月不違而已則仲弓之未能全體而不息也亦何疑哉

或問漆雕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聞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

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其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乎曰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得之而胡語亦可取也胡氏曰漆雕開之言如此蓋爲若楊氏以不自欺爲進乎信則有躡等而過予之失又以爲孔子見其如此而後使之仕則又非事序矣且旣曰進乎信矣而又曰充之有未至者其與前章又若相矛盾也蓋不可曉矣曰程子所謂道著信便是止何也曰此言學者當

以漆雕開爲法而未可遽以信自許也見之未闕守之未篤而輕自許焉則止於此而不能進矣曰其曰只是這箇理已上却難言者豈此理之上又有理之難言也曰不然也徹上徹下一理而已故曰只是這箇理但見之明養之至以至於德盛而仁熟焉則其所獨到有非言意之所及者豈曰此理之上復有一理而不可言哉孟子所謂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者意亦如此耳曰其以子使開仕爲求祿則似以開爲未足乎仕者又曰其仕有餘則又與前說若不同者何也曰所謂求祿之仕正以其於此有未信者而明夫非若聖賢之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者也然以其篤志如此則夫子平日亦豈全不知其短長而姑使之爲舖設計耶使教一官修

一職而無愧於其祿焉則宜亦已有餘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得之矣但其曰譏無賢君者不若呂氏周氏之爲善也然呂氏不忍絕中國無所取材之說則未安不若周氏之完善矣程子又於佛胥之召有示人以迹之言而引此章以爲比今范氏於此章亦因以爲說焉則恐其未必然也夫道固無所往而不在然直言其無所不在可也亦何必故爲是說然後可以明之耶旣爲是說以明之而卒不往則又惡在其能明也若曰自今觀之可以見海之可浮夷之可居亂人之或可從則可矣以爲聖人之言先有此意則恐其不容有此安排計較之心也謝氏以浮海爲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

回宛轉曲爲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爲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嘗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爲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爲偏勝過中之戒矣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皆未有卓然不可易之論范氏深譏三子并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子之

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爲高哉此與前篇訥言之說大率相似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旣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又以三子爲有願乎其外固不足以爲仁恐亦未然三子之於仁固亦勉焉而未能至耳謝侯皆以仁爲覺者故皆以爲三子之材之發爲仁而特未能有其全體但謝氏引子貢問管仲及聖人語道不若諸子之漫無統約者則未有以知其旨意之所在而侯氏所謂觀其進退周旋則其仁可知者尤可見其歸於覺之說也又謂夫子恐武伯不識仁又謂子路盡仁而仁止於是者則其顧慮忖度尤不近聖人之氣象也其他如云使武伯知仁通上下則知三子之仁而可以知爲

仁之方者皆可疑使聖人之意果出於此則何爲不直告以通上下之云者而爲是溟滓滉漾之說以迷之耶楊氏雜引論孟之言旨意向背亦不相入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謂趨嚮善惡之分極於細微而終於廣大之言也君子而有不仁者此謂勉慕於仁而力有未至未能無有毫髮之間斷者而言也若以趨嚮之極而言則雖曰未仁不害其爲小人若以其毫髮間斷言之則雖曰不仁亦豈害其爲君子哉今日君子固有不仁者而又謂不可正言其不仁則亦自相戾矣且聖人之言豈其計畫籌度至於如此然後出之哉周氏亦以三子之事爲非仁不能矣又謂其器重道遠而非三子之所及首尾衡決蓋不可曉矣至尹氏則幾矣然所謂盡

仁之道斯謂之仁者亦不親切讀者但以此篇四章之說通之則其說曉然不待辭費而決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同但惟周氏以與爲許他皆以與爲及恐未安耳程說第四條不喻以下恐說之者誤不若第三條語爲完也范氏以子貢爲知足以知之而仁不能及者非此章之意也夫子貢之對而夫子與之者正以其知不及而言耳豈遽及夫仁哉又謂子貢畫焉亦無所據呂氏論知十知二最善胡氏又推明之亦得其旨胡氏曰開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而而知皆定長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謝氏以知十知二爲材品之高下而非造道入德之謂

故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爲是說者新則新矣其未免於過也歟其他大抵皆祖程子說亦無大得失也

或問程子謝周尹氏晝寢之說如何曰前乎此者劉侍讀嘗言之矣蓋以寢爲寢室之寢而非眠寢也曰然則然乎曰以其文義推之恐其未必然也况晝居於內未有以見其必爲邇聲色者遽以耽惑責之則其探人之私而發揚之亦大不恕矣故范楊氏皆從舊說蓋知當晝而寢其怠惰自棄之罪爲顯然而可責也諸家多以朽木糞墻爲譬其質惡者亦不然也若其質之本然則亦哀矜之而已矣豈當若是其切責之乎聽言觀行夫子亦設此以警學者耳謝楊以爲誠然者誤矣周氏又以

今昔爲言亦未得爲通論也

或問申棖之剛曰諸說皆善而蘇氏亦有味

蘇氏曰有志而未免於慾

者其志當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

但張子范蘇楊氏之說失之緩不

若程子謝周氏之言緊而切也范氏無心之說已辨於

前篇之十章矣

或問十一章程子之說不同何也曰第一條出於程子之

手筆其言最爲的當其他則傳錄之間亦容有誤矣曰

然則其語仁恕之別奈何曰以無言者自然而不待禁

止也以勿言者禁止之辭勉強之意也此仁與恕之辨

也范氏以下皆失之也惟楊氏則語太簡而未有以知

其意之所在也

或問文章性命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以爲聖人未嘗不

言性命但其旨淵奧學者非自得之則雖聞而不喻也

此說善矣然考之論語之書則聖人之言性命者蓋鮮

焉故門人又記之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竊恐子貢之

本意亦不過於如此也范氏以爲聖人教人各因其材

性與天道實未嘗以語子貢則亦近矣但不察乎罕言

之旨而以爲聖人之教有屏人附耳而後及之者則誤

矣抑如子貢者夫子嘗告以一以貫之矣又告以天何

言哉矣又告之以知我其天矣則固不可謂未嘗以告

之謝氏楊氏以爲性命之微聖人未嘗言而每著見於

文章之中要在學者默識而自得之則亦誤矣使聖人

果絕口而未嘗言也則學者何以知夫性與天道之目

而求所以自得之若其曉然號於衆曰吾有所謂性與



天道者在乎不言之中而欲學者之自得則其言之已甚而又駸駸乎佛老之意矣安得謂之未嘗言而不可聞哉游氏以性與天道爲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天道而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則又甚焉夫謂論性而預於天道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旣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彼其親炙先覺之門而一旦差誤至於如此學者可不深切爲戒而精思力行以求盡其心傳之實耶

或問子路恐聞之說曰諸說皆得之惟謝氏爲異蓋其說每以知爲重而行爲輕故反以聖賢力行之意爲知道之具其亦誤矣至於吳氏之說則又可以補諸說之未

備也

吳氏曰子路勇矣然一於敢行不復置息於其間有不能無失者故夫子嘗以其兼人而退之

或問孔罔之得謚以文何也曰先王之制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謚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謚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以敏爲敏行之敏不過矣呂氏以爲不敏之敏者得之范氏又引舜以爲說則得其大意而吳氏之說意義尤備

吳氏曰孔罔之行如此然孔子責人以恕居其國不非其大夫又戒子貢以方人故止以所長稱之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氏善矣惟所謂陳善閉邪者恐孔子之意未必及此也謝氏所謂難以一事言蓋至理當如此而引文王事以明之者亦過高矣凡觀書者於此等處正當反求諸已而驗之踐履之間惟愈近而愈卑則其體之愈實若但廣求證左推致高遠則恐其無益於爲已之實而徒爲口耳之資也至以子產爲成人則其許之亦太高矣尹氏之失蓋亦類此惟范氏爲得其輕重之宜爾曰是四事者亦有序耶曰行已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焉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爲得之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謝氏意則善矣然謂非有意於久交者辭意俱病又以盛德而有常者語晏嬰則恐其未足以當之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張子楊氏得之若程子范楊尹之說則吾於管氏之章已辨之矣程子采地之說恐其或誤也謝氏又謂文仲不知僭上害禮之事於我何益則是僭上失禮之事若爲之而有益則爲之也而可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然似皆未得其所安獨程子之言則至矣而亦或有未備者焉請得推其意而極論之蓋子文之質近於好仁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者心之德

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猶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能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爲告新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愠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愠耶至於

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程子之意大槩恐出於此但其謂夫子不信子文無愠之事而獨指舊政告新爲忠則恐或未然也曰程子又謂子文若果無喜愠則何以知其非仁然則古者遁世之人後世異端之學蓋有能是者已亦可遂以仁許之耶曰程子之意亦曰若子文之心其至公無私果如此則必有以

盡心之德全天之理而五常百行無不貫通耳若徒能心如木石無所喜慍而所爲有不合於理者焉則又何仁之可言哉曰程子以爲二子之事聖人爲之亦曰忠清而已何也曰其事則謂之忠清誠有不可易者若聖人之心則豈有一事之非仁哉但遂以忠清爲仁則不可耳曰然則夷齊三仁之見許於夫子何也曰此三仁者考事察言以求其心則其中洞然無復一毫私欲之累其亦異乎二子之爲矣故程子以爲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亦此意也曰諸說之得失奈何曰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爲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

仁也邪呂氏以子文不知進退之義文子不知去就之義文子之失又不專在於亂作而後去之一節也且詳其意似亦以不知似矣然子文楚之宗臣無必退之義知之云釋未知之意而未有以驗其必然也使出於此則其失又甚矣謝氏又以二子爲質厚之人不待學問而自能入德其忠其清固亦非仁不能但不可遂以忠清爲仁如答孟武伯之意耳前章辨之已詳此不復出也楊氏以文子爲事君人而又謂其不爲容悅孟子本文之意似不如此所以謂之事君人者正以其事是君則爲容悅而無所擇於義理也若不爲容悅則又安得謂之事君人哉且孟子所謂容悅特謂求容於君求悅於君耳楊氏以釋子文之喜色似以爲容悅之貌者於

論語或問 卷五 二  
文義尤不通也又以比干伯夷爲仁而謂仁不可以迹論則其意蓋曰比干伯夷之仁在心子文文子之事在迹故雖相似而不得爲仁耳然比干伯夷之所以爲仁正以推迹之曲折以知其心之隱微而得之耳若欲舍迹而惟心之論則所謂心者又何所因而可見乎程子之譏文子正以心迹之不可判耳楊氏蓋亦聞其說矣而反爲此論何耶且其爲說與范氏之下者正相反而其失則均若銖較而寸度之則恐反不若范說之爲實也侯氏所謂理之得者可以言德而非所以名仁之義又且得於三者而獨不得於仁豈又以仁爲覺於是三者之云乎至色有歉於心以下全體踐形之說則其意之所指殊不可知以大槩而觀之則其遠於聖人之意

而出於強爲一偏之說亦可想而知矣其論二子之所爲又直以爲末事而不知爲臣爲仁之道蓋以失夫未知之說而與上文全體一事之云者了無系屬又不知其以何而爲說也至謂二子不知爲仁之道使聖人爲之亦只可謂之清忠則又以已之意附於程子之說而不知其有不同者也程子蓋謂聖人之行或有出於忠清者耳夫豈以聖人爲不知爲仁之道如侯氏之云哉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嘗以使晉之說則狹矣且以傳考之亦未見其再慮而當之實也其謂息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則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息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息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

論語要略卷五  
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  
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  
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  
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曰諸說如何曰此特  
爲臨事之思耳范氏通以學問求道之思爲言誤矣周  
公仰而思之亦爲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  
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說善矣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  
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可也徐思之而  
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爲  
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  
其全耳若楊氏之說則又略矣若是則皆爲一息而已  
何名爲再哉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武子之事見於左氏之書者可考矣  
若曰邦無道而佯爲喑默以免其身則是無以異於張  
禹孔光之徒而夫子亦何取哉大抵此章之說皆不考  
其事實故多失之惟程子意圓而理備若張子則固以  
武子爲喑默而罪之范謝則直以喑默爲當然而謝氏  
計較利害之間幾有流於爲我之意則又甚矣楊氏過  
高無實則其失聖人之意又益遠云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之說善矣然以孟子之說考  
之恐其或未然也蓋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  
章者也孟子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  
者也特所傳聞之有異辭爾豈得彼爲一說而此又自  
爲一說耶范呂成章之說亦與孟子不合又如所謂不

成章不達者亦豈立言之謂乎但范氏似以為裁其性  
行之過而呂氏似以為裁其立言之非則范氏為長耳  
謝氏大意近之但其言多病耳夫夫子之初心固在於  
行道而不在於傳道然豈其牢關固拒而不宜以一言  
稍發其秘乎且其志雖在於行道而得英才而教之其  
樂初亦不相妨也狂狷雖不中道然以聖人教人不倦  
之心恐亦無厭而薄之之意也况必若是而得邦家焉  
則教不素明材不素具其亦將何以自輔而有為耶其  
後所引孟子之文亦非此章之意蓋其以簡為狷之誤  
也呂氏亦然則又有過不及之說近於得之而意有未  
備亦非是當於本章辨之耳楊氏又私淑諸人恐孟子  
本文亦非教人之事也

或問夷齊之有舊惡何也曰蘇氏蓋嘗言之然無所考未  
敢斷以為必然也蘇氏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其辭意  
之事與不若是則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中生  
又何惡之可念哉曰其不念而怨希也奈何曰程子之  
言詳矣其於扣馬蓋不決然以為無也但以其諫辭為  
不可信耳范呂皆以怨為人怨以文考之恐亦未當而  
范氏所謂樂天順理則太寬而不切呂氏所謂清能遠  
怨者與此章所指亦無所合而適相反矣謝氏始以橫  
逆彎弓為言而結之以攻人之惡則文意殊不相類楊  
氏則又直以公天下之善惡為言則全非此章之意矣  
如是則他人之惡何必深念而又何以新舊之擇乎所  
引所過者化亦非孟子本意  
或問微生乞醢之說曰程子范氏之說至矣楊氏亦為得

論語集注卷之五 十五  
之則不察其幾而失之也曰或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  
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爲是說者新則新矣然  
卽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  
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  
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  
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  
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  
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  
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  
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  
爲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爲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  
絞訐而已今槩以直爲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

而爲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  
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啖趙陸氏辨之  
於纂例詳矣程子蓋因其說而范呂楊氏則固以爲當  
世之人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  
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鄧名名世字元至云  
或問二十五章之指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者宜熟讀  
而淡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曰然則其以顏子之  
心爲出於有心疑若以聖人爲無心者不亦淪於空寂  
之弊乎曰是其言心亦若意之云爾且安知其非紀錄  
之或誤乎曰其言孔顏天理性分之別而不及子路以  
今觀之亦有以補其闕耶曰吾意子路之言其或志氣



論語精義卷五  
之發也歟曰其以子路爲亞於浴沂者何也曰取其習  
懷灑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  
舍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爲真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  
此歟世之學者不察於此輕以好勇議之以爲是特資  
育之倫耳其亦誤矣張子亦猶程子之意也但三樂之  
云立語稍疎而所謂合內外而成其仁者則亦善形容  
聖人之志者范氏蓋祖述程子之意但其所以論子路  
者則太卑矣其亦未察於程子亞於浴沂之論乎若呂  
氏之語則亦皆未足以明聖賢之意謝氏以有志爲至  
道之病而欲二子於不篤不捐之間有所省發此正老  
佛之餘論也又以夫子所言爲非志而聊以答子路之  
問則其言亦太容易矣蓋其所論浴沂御風何思何慮

之屬每每如此豈非有所發於玩物喪志之一言而不  
知其反以至於斯乎陸子壽嘗論此以爲如謝氏者未  
免爲程門之醉人蓋得之矣學者不可以不戒也其後  
說則差約矣然其曰更不作用者亦猶此說之意也游  
氏之說則亦太支離矣而於文義亦不通也楊氏專以  
志之廣狹爲言則徒校其量而未及實指其體也又以  
二子皆爲志於仁者之事則淺乎其知二子而於顏氏  
尤非所以名之也尹氏獨超然謹誦師說而無所增損  
於其間夫豈其不能言哉蓋必有默識於其言而深知  
其不可易者矣此外則張敬夫廣推程子之說其意亦  
善張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已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  
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其  
志可謂篤而用工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廓然太公  
而無物我之間矣然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於孔

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用力然後顏子之事可以馴致若慕高遠而忽卑近則亦妄意躡等終身無所成就而已耳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楊亦善但尹氏述程說而去其首句則直以知過為非難者其亦誤矣謝氏以見其過為見他人之過則於文義有不通以內自訟為內省之比則省之於訟其用力亦不同矣張子有言人有過則曰觀其黨否疾已甚否內自訟否其意亦若謝氏而觀其黨則若范氏之說也此恐亦未安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到而語勢小戾其曰忠信質也猶曰所謂忠信以其生質而言耳語生質則不異於人猶曰語生質則人之忠信固有與聖人同者耳今其語不分明似以為聖人之質全與眾人無異者則失之矣

非謂事皆如已也呂氏遂亦以忠信為聖人之質則又誤矣使果有聖人之質自無不學之理正使初無文字之傳亦不害其獨知先覺也其言自盡不欺以下則胡氏忠信又如其前說之云其失甚明今不復辨以說則亦人人皆有聖質不待積十室而後或有之也然其論夫子不以聖賢自居以下則善尹氏用程子說而人誰無質之云亦不免呂楊之誤其於程子之言蓋有所未察者矣胡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云曰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如孔子者况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  
子之後以至於今讀書學問者不絕於世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好之學而好之耳

卷下論以一二辨明以不味上  
子之對以至干今蓋善學問者不味也  
子之對也蓋其所以學而大聖者  
子之對也尚其忠誠也其所以學而大聖者  
子之言蓋其未察善矣世人之言亦其未察也  
用潛于辯而人辨無資之亦不其言其效  
短亦之也然其論夫不以聖賢自許以不順善其  
對轉之其猶順亦人人皆言聖賢不許其十室而  
以不則則其忠許又以其前辯之云其夫其而今不  
安守其之對亦不其其論夫其言自蓋不其  
以之對亦其對果有聖人之賢自無不學之理其對亦無  
非謂其言皆也且夫之言亦曰必其忠許亦立其  
與人對之意也且夫之言亦曰必其忠許亦立其  
矣其言皆以爲聖人必許學而快其不許也其言皆以

論語或問卷之六

朱熹著

雍也第六 凡二十九章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  
之譏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  
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  
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諸說如何曰才德之云足以兼  
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  
德而言也范氏之證亦爲得之謝楊遂以仲弓爲仁則  
亦未達乎前篇夫子所以對或人之文意耳

或問子桑伯子何人也曰胡氏以爲莊子所稱子桑戶與  
孟子反子琴張爲友者蓋老氏之流也然家語亦云孔

子見其不衣冠而處則固略於禮法如莊生之所稱矣  
曰夫子以子桑伯子爲可而又以簡稱之何也曰程子  
之說得之矣謝氏以爲亦可南面則恐失之游楊旣不  
見程子未盡善之意尹氏又因未盡善之說而專指其  
居敬爲言若是則不復得以可爲言矣大率夫子之意  
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  
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仲弓乃  
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其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  
所以深許之也曰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  
則心不放逸而義禮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  
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旣務於簡而所  
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旣不素明  
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程子之言蓋已曲盡其旨孰考而深息  
之可也若范氏專以簡爲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與  
乎臨民而內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  
事又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爲舉其大居簡  
爲略其細疑亦未安夫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  
豈獨爲舉其大哉且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  
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  
游氏語若有未密者楊氏簡而廉之說亦贅而且狹矣  
曰仲弓以居簡行簡爲太簡而程子以爲不簡何也曰  
程子以其有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  
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

曰范氏之說如何曰此亦記一時之言耳未必有相發明之意也謝氏說蓋亦此意而辭差緩然夫子之許仲弓以南面者又非以其知此而許之也

或問韓子不貳過之說如何曰愚嘗聞之師矣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冰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爾亦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曰此章諸說如何曰程子詳且盡矣其曰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者尤善張子之說本皆與程子同後乃易其遷怒之說則既非文義之所安而又皆曰不使焉則亦恐非所以語顏子也范氏所謂性不移於怒者理則

善矣而於文義有所未安其曰知幾則亦猶韓子之說云爾謝氏大意如曰不患有過過不害其爲改則檢身之意亦太疎矣游氏不遷怒之說亦程子之意而其論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故無過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爲有正心修己之別則說益以支矣又槩以能自強者語之則於顏子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顏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又何自強之有哉所謂絕學亦老氏之語若聖人則固不待學然亦未嘗絕學也楊氏求放心之說意亦善矣然謂顏子之學止於如此則恐未然蓋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未至於是則雖欲勉學而力行之政恐未易可至豈能求放心而遽可至是

哉

或問四章之指曰程張備矣若范氏循理之云則非所以語孔子周急不繼富乃義理之當然亦無使人可繼之意至其後說則善呂說亦善但皆不見爲使爲宰所以取與辭受之當然非獨以富不富分不而言也謝氏示人之說恐未嘗有此意以張子之說觀之可見祿秩之說亦恐未然以程子之說觀之可見游氏食功之說支矣而其於相賙之說則得之楊氏淡譏世之君子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其意則亦善矣而其語有相戾之嫌以文勢考之若曰以嗇與爲吝則其下宜曰多取爲貪以寡取爲廉則其上宜曰以多與爲惠其文意乃相應耳抑其大意亦頗有未安者蓋聖人以義制事雖

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爲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爲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爲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污穢沉濁之中不但有如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毋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

善

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予之也

或問五章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程子欲去曰字蓋嫌於  
與其子言而斥其父之惡而欲用子產子賤之例故爾  
蘇氏以爲此其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此說得之  
矣蓋以論語考之其歎顏淵未見其止乃顏淵死後之  
言而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與之言而後得用此例也  
張子之說蓋亦避程子之嫌然果如此則當就一物之  
身而取譬不當以父子而言也且凡祭祀之犧牲通謂  
之用今以勿用爲不用於大祀而山川之次祀取之則  
其說蓋勞而於義益無所當矣而呂氏尹氏皆祖之不  
其誤與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  
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  
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  
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  
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  
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  
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淡體  
而默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  
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  
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  
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  
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  
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曰日月至焉者何也曰此言諸

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大抵此章之說程張侯尹得之爲多然程子之解以得善弗失言之似與此章文意不協未能識其何意也其解日月至焉者則密矣至其所改周伯溫說與夫所見規模意味氣象之云則非其身親而實有之亦豈能發明至此耶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如此辨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曰過此幾非在我者則豈以爲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與范氏無他異說呂氏徒贊仁道之大而不言其所以大固爲疎略又謂賢人身之可久而已使凡身之者絕望於不息而終於可久之域也其曰氣不能守者蓋將以明夫顏子之不能不違者非出於本源之病至謂必致養其氣而成性然後能不繫所稟之盛衰則其說反忘本以徇末而非顏子之事矣大抵持志養氣內外夾持之功在衆人則可謂云爾已矣至於顏子之未達一間則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乃爲得之非可以常情測度也其以自強不息者爲大而化之之事又以顏子爲幾於賢人之德則其於地位之淺深亦舛矣游氏以仁爲人心則仁之與心非二物矣然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於仁則心之與仁又爲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是其爲說亦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至以用力於仁爲行仁



不違仁爲以仁存心而有內外難易之別則其離內外  
判心迹而倍其師說益甚矣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  
之謂耶楊侯不遠而復之說蓋自其既違而旋復之際  
言之雖無害於本文之意然學者正當於其不違之際  
而體焉乃可見其所以用功之意味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至矣范氏胡氏亦庶幾矣

胡氏

曰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  
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宰不能與  
三子同升諸公此魯  
之所以宰不競也

呂氏之訓不甚親切然亦無病謝  
氏之云則季康子未必有此意也楊氏所引以釋果達  
之云者非聖言之本意考之本章可見藝之爲言能其  
事之謂爾亦不必拘以六藝之目也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矣謝氏之說麓厲感奮

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  
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  
孔門之不仕者如曾皙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  
子而已也

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信乎曰以淮南子而言耳其  
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初氣質  
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  
也范氏楊氏言之詳矣然范氏引易而言則不類而又  
曰能盡人之道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益錯亂而  
非其序矣曰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何也曰舊注以  
爲惡疾不欲見人未必然也樂肇以爲禮病者居北牖  
君視之則遷南牖欲令君入而南面也孔子視伯牛疾

論語或問卷六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而孔子不敢當故不復入其室止於牖下取其手而執之理或然矣

或問顏樂之說曰程子之言詳矣然其言皆若有所指者而卒不正言以實之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學者所宜詳味也若必正言以實之則語滯而意不圓矣范氏疎淺類非所以語顏子然其富貴能憂之說則亦得乎言外之意也呂氏以理義悅心言之尤非所以語顏子者謝氏心不與物交之說求顏子用心所在而不可得之說則又流而入於老佛之門者耳獨楊氏之說爲庶幾乎程子者耳曰然則程子答鮮于侁之間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

樂也若范氏呂氏之說蓋皆未免乎侁之蔽而王公信伯論之則又以爲心上一毫不畱若有心樂道則有著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爲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猶有據也彼其及門升堂親受音旨而其差失有若此者而况於後世之傳聞者哉程子所謂顏子之樂仁而已者則胡氏張氏發明之尤詳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張子呂謝楊尹之說皆得之但張子以中道而廢爲顏子之事則過矣又以樂正子爲信道亦非孟子有諸已之意楊氏引求也退故進之爲說亦非是所謂今汝畫者乃責其不勉之辭而非誘進之之意也若程子范氏之說意則善矣然以其說推之則覺

其三句止是一意而徒然煩複恐非聖言之本旨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皆不能出於其間而

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也洪氏

之說亦善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知其言之先後若參

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謝氏皆善而其間不能無小得

失也行不由徑乃其所行之實事非以設譬而已但既

有正塗則自不當由徑然亦必不至如程子所譏之迂

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

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

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

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

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

受署而爲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

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

可見矣

或問益之反何人也曰胡氏以爲卽莊子所謂孟子反蓋

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曰諸說如何曰此

本無異說而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殊不可曉若范氏

衆必有爭功必有矜之說夫讓而不代理之當然非爲

有爭有伐而後以是爲美也謝氏之說尤爲過之夫操

無欲上入之心固足以抑夫好勝之私矣然人之私意

多端發見亦各不同豈有但持此一行而便可必得大

道之理孟之反之行固可爲法然遂以爲但師孟之反而可則恐非夫子之意也范氏於此復爲得之夫子之意如是而已呂氏說亦費力夫子所言未有加人一等之意也楊氏之說尤失本旨此言其不伐之美豈論其功耶以此爲言不但非夫子之意亦非孟之反之意也尹氏辭約意盡優於衆說若更以又爲乃則盡善矣

或問十五章程子說與本文而字若有戾焉曷若從范氏之說無鮑之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爲協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惇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惇獨而獨畏高明哉曰諸說如何曰謝氏所謂善觀世之治亂者非聖人之本旨也楊氏之說若以非巧言令色不足以避遊談之禍者尤恐未然遊談相傾乃戰國之事夫子之時未有是也且夫子之言本豈有此意哉侯氏改字之說則其不解甚矣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諸先生之說其理深矣然以文義考之則洪氏爲得曰何也曰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程子之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亦嘗以爲世又有不知而不能由者矣何獨於此而不然耶若范氏之說則是賢人之行與衆人不異特其知之爲異耳豈有此理哉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謝氏美矣然聖人本言文質不可以

相勝而謝氏專以觀人爲言故其說雖高而於文義首尾皆所不合其引子貢文質之言亦非是且使學者無復矯揉損益之矣殆非聖人之本意也得其旨者其楊氏乎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叔子之意當亦類此而語不分明似并以上生字爲生存之生者其於義理固亦可通但於上句文義差不甚協耳張子於兩生字義亦皆爲生存之生而又增入吉凶其非正之說蓋欲以對下文幸免爲二事者然於上句本文之意則無所當矣范說人之性善故其生直者合於程伯子之意矣而其下文生字皆以爲生出之生則與本文殊不合不知其偶用此字而不計其同異耶抑直以生直之生亦爲生出之生也大凡其說自罔無如也以下皆不可曉吾聞范公莊敬誠實而其訓說聖言散漫不謹乃至於此亦不能識其何說也呂氏足以免於世之云如張子之說其以罔爲無常則於此章之意無所當矣又疑如綱之下少之無綱三字然亦未見其有無常之意也謝氏以順理爲直生爲生存之生游氏以循理爲直生爲盡生之經其論直字略同而生字少異然以經之本文與程伯子之說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蓋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

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生存之  
生已辨於前盡生之經則又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  
於經之文亦無所當矣楊氏以生對死則不類以不益  
生助長爲直則與本直之云者益相遠矣原聖賢之本  
意豈若是其支蔓而無所切於日用之實乎益生不祥  
本老氏語吾不知其所謂然其語意似爲養生者發與  
孟子助長之云殊不類此又學者所宜別也尹氏蓋發  
明程子伯子之意而語亦未瑩然其賢於諸說遠矣蘇  
氏之說亦近之蘇氏曰罔不直也天之生物必直其曲  
水之曲也或碍之水不得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  
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尹氏亦得之而尹氏  
爲尤切於文意但其以安訓樂爲未盡其宜揚發暢之

意耳謝氏過高而楊氏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爲知之  
者則反以卑矣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後一說尤佳張子之說則  
又備矣范氏中人以下可以入於下愚者殊不可曉其  
曰性善以下又有論性不論氣之弊謝楊又各得其一  
偏也楊氏所引不失人言亦與程子不類彼蓋汎言應  
世接物之事此則專爲引進學者而言也

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  
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  
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  
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

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爲之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旣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論先難後獲者至矣敬遠鬼神第二三四說亦善第一第五說皆以非鬼神淫祀言之則恐聖人所謂鬼神者初不爲此等也若於此等猶致其敬而於鬼神之正乃或親之而不能遠焉則亦何以爲知之事哉以臧文仲祀爰居作虛器者質之聖人之意可見矣其釋務民之義以民爲人者當矣而其前三說似亦未安也范氏以務民之義爲振民已無所當又以敬遠鬼神者爲明民則尤無謂矣其論先難後獲似亦未達程子之意若先有心於有德則豈後獲之謂哉呂氏

之說庶幾其近之矣謝氏以義爲利者非此文之意知鬼神之情狀又未見其所以敬而遠之之意亦大漫矣先難後獲意若可觀而亦非程子之旨其曰於此時可以見仁者則尤非夫子之意矣學者之於仁固欲其終身體之而不失豈欲一時見之而遂已耶楊氏以義事而爲二猶有新學之餘習也與其論鬼神之意則固善矣先難後獲雖非程子之意而在熟之之云則優於謝氏也尹氏全用程說無所復論此外則蘇氏曾氏之說亦可觀矣蘇氏曰孔子之言常中弟子之過樊遲問崇也與其問知也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教之以專脩人事而不求僥倖之福也其問仁也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教之以修德進業而不貪無故之利也曾氏曰務民之義而不務利敬鬼神而不近之非明智不惑者不能也

或問仁知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蓋夫子之意正爲仁者之於山知者之於水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則雖其他說之或略於此者亦可以類推矣張子乃謂特言其成德之後性相類耳非謂仁知者必有所樂則失之矣程子所謂仁者安其常亦言仁者之所以壽者以此非以安常爲壽也以其所謂以靜而壽靜則自壽者觀之則亦可見其意矣張子無戕賊之說蓋亦類此古註范滂氏說皆然獨張子一說乃以壽爲安靜長久之象則與呂謝楊氏之說皆若過高而失之矣謝氏若夫以下蕩而無止不類儒者之言所謂其樂有不存焉者文義亦不可曉也曰程子謂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而



呂氏又以體用分之如何曰程子所謂體者體段之云耳非有體用之分也若其分之則必易置呂氏之說而後可耳曰仁壽之說諸家之得失則固然矣然其失之淺淡奈何曰張子之初蓋以仁或不壽而爲是言耳然於聖人之意猶未太遠也及其論顏子之不壽而歸諸天則不壽復有疑於此矣謂澤及萬世者雖粗而猶有實曰盡性而與天爲一則論愈高而病愈淡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

雖日衰弱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諸家於此蓋各得其一端而遂據以爲說故雖爲說之多而終不能無所遺也而又有避嫌之病益使其說不得有所遺如避周公太公優劣之嫌則曰非二公遺化之不同而凡史書之言太公就封報政遲速者皆舉而廢之避魯以侯國而行王道之嫌則曰有王者起而取法於魯則王道翕然丕變此其說雖似美然恐其不免於有意之私而非聖言公平正實之本旨也

言言五片一各二  
又或以爲齊一變可比於魯之治時者亦非文義若果  
其言出於此則魯之治時乃周公之政卽王道本末之  
大備也又何待一變而後至道乎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  
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  
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但楊氏所謂  
正名者與此事同而文意不類蓋正名之意就實以正  
名此章之旨循名而責實其事雖同而不可以相明也  
或問宰我井有仁焉之問何也曰孔氏以爲欲以極觀仁  
者愛樂之所至是已而程子所謂好仁不避難范氏所  
謂憂爲仁之陷害者亦得之也然諸家有以爲井有仁  
人當往救之者則凡人墜井亦所當救不必仁人也有

以爲仁人在井當往從之者則豈有仁人無故入井而  
吾又何爲從之哉有以爲赴井可以爲仁者則亦不待  
往而後知其詐也惟以爲入井救人可以爲仁者爲近  
之若吳氏以爲仁當作人者則亦或有此理而未敢以  
爲必然也曰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  
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  
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  
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  
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  
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  
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程子所謂陷以非其所履  
又謂陷之於不知則不深考於文義之過范氏以逝爲

不見善而去陷謂陷於不義則有人在井未為不善而入井救人亦未為陷於不義也大抵諸家之釋陷字皆不為陷之於井之意故其失至此惟呂氏首尾大槩得之但所謂以施仁術為未協於文義所謂不能自陷以行救則恐能字之下脫使之二字也而所謂欺以可救亦有所未安耳謝楊皆以逆詐億不信為言固與此意有相似者然宰予之問不為此發觀於孔程范氏之說則可見矣謝氏又謂仁者之心正不如是而不言仁者之心竟為如何卒又歎仁者之難知而已無乃愈疑後人使徒以知仁為事而不務於為仁之實也乎曰往視而非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若父

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拯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曰此外諸說之異同奈何曰程子下有

或問程子以約之以禮為約束之意而於顏子之歎則又以約為知要何也曰愚意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但在此章則為學者之分而與顏子所至有不同耳程子於此章之工夫次序地位淺深蓋深得之獨論顏子之說則鄙意有未安耳推孟子說約之云是乃所謂知要者而顏子之歎則恐其指此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以文為禮之文而謂理為禮之理似與程子兩說皆不同范謝則又以程子之論顏子者而施諸此矣謝氏以學文為舉而措之之事幾若王氏之徒為史官者稱其罷相之後方恍然有所得者其失甚矣呂

氏蓋宗張子之說然謂學愈淡則愈約而以博文約禮  
皆人事之當然而非其至者則是約禮之上又有愈淡  
之約人事之上又有天道之約恐張子所謂至簡所謂  
一歸於是者必不如是也楊說似得程子之意然曰趨  
於中則太密又曰不出於大防則太疎也蓋欲著意影  
帶形容禮字而不知其重複之中反生此病也

或問孔子之見南子何也曰按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  
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  
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  
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  
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  
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  
南子旣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  
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  
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旣以爲夫人而  
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  
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  
不緇亦何爲拘拘謫謫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矢之  
爲誓何也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  
而近於誓者也且所言之爲誓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  
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崔慶者有  
如上帝皆是也曰邢氏引蔡謨說訓矢爲陳引欒肇說

讀否爲泰否之否如何曰程子諸家多用此說其義則美顧其文義若有所未安者故范氏獨從舊說而今亦遵用之也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爲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爲訓也

或問二十第八章程子二說自相爲異何也曰解之言正也語錄則或有記錄之差焉曰諸說如何曰久字之意則皆失之然謝楊氏所論至德高明中庸之意皆善但其以高明中庸分體用而謂高明猶所謂至者則未安耳其曰賢知者多賢字其曰愚不肖者多不肖字亦其小失也侯氏蓋用程子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中

之說而失之彼亦曰誠知此理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無過不及之地耳豈曰吾之手舉足履無非中乎其論仁處亦多此類甚矣其不精也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

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曰此章之意諸家孰爲得之乎曰程子詳矣然亦未免以博施濟衆不止於仁而爲聖者之事故其辨論仁聖之別雖詳而堯舜病諸之語反無所當其答仁不足以盡之一條尤不可曉蓋既不與其同於聖旣曰堯舜不能而又曰能博施濟衆則是堯矣然則堯舜獨非聖耶今以吾說通其文義則彼之兩辨仁聖之別固不害於貫通也但仁在事不可爲聖一說亦不可曉耳其他如曰博施濟衆何干仁事似亦太過博施濟衆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得爲仁耳又如謂聖人之至仁獨能體是心而已此類亦恐記者失之至以博爲厚者則非此字義且與前後數條之意亦不相類而又出其手筆則或恐其考之未詳也范氏博施濟衆之說得其文義伊尹以下則已緩而不切子貢以下則又遂失其本文之旨矣呂氏分博施濟衆爲仁聖之事殊不可曉子貢有志於仁以下則爲得之謝氏分別仁之功用仁之得名者善矣然謂立人達人爲仁之方而非仁則蓋以爲仁道發用著見之所也此但以章句文義而言已爲失之而能近取譬乃聖人直指子貢用力爲仁之術非但使之知其所在而已也楊氏所引孔子告顏冉者亦要切矣然與此章之旨不類蓋仁之爲仁雖無二致然聖人所以示人求之之術亦各不同不可一槩論也

論語或問卷之七

朱熹著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或問首章之說曰程子之解善矣語錄之說則未安然解之云亦合之以蘇氏之說然後為善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略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謝氏以其卑而恥之故必侈其說以自高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其論老彭則與尹氏之說皆善以為老聃彭祖者疑未然也楊氏所論作春秋之意亦善大抵此篇聖人之謙辭為多疑以此類記之也

或問默識二義孰為得之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

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但未知當時立言之本意果何所指耳然以得言者程子范尹得之而楊氏過高以存言者呂氏得之而謝氏過高又不可不審也曰何有於我諸說不明而子又自爲一說奈何曰謝楊不解固無可說矣諸說之中呂氏爲差易了然如其說則當增此外復字然後文意乃足恐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簡而晦也聖人處此雖爲自貶然其辭氣抑揚之間亦不當如此之夸惟程子范尹共爲一說但言以身處之自以爲有而不言文義之所以然者推其所自蓋皆出於古注所謂人無是行我獨有之者是以但言其意而不復釋其文義也然以經文考之則何下當有人字有下當有此字乃得如其所說而經固無之則有所不通矣就使果如其說則聖人之所以處此者乃其自貶之意而其所以爲言者乃若自大之辭與夫所謂不如丘之好學則可謂云爾已矣者殊不相似也故竊以爲不若直以不居爲言則於文爲順而無增加矯揉之煩於理爲通而無夸大激揚之弊且第九篇十五章之言意亦類此讀者誠通玩之倫類可見然或者又疑二章所陳皆席行之常非聖人平日所不居之例此則有未通者姑闕焉以俟知者其亦可也

或問三章之說曰楊尹得之矣謝氏以言道爲易而難於講學則未知其所言者果何道也以四者爲非顯過則無乃又陷於自恕之失耶至謂此非聖人之自憂則又



尊聖人而耻其卑屈之過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然其語錄一節字義不精不若其正解及謝楊之說爲愈也而楊氏蓋其心廣體胖以下重複散緩亦異乎程子謝氏之云矣范氏舒遲和樂之云則善至以心體和敬內外而言則不識其何說矣又曰所以進德而不已此又豈所以語大聖人之德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爲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息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爲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之說有所未喻范氏之意蓋以爲聖人因自覺其衰之久而歎其將

不得復夢見周公之事其以夢非真夢與程子略相似而其爲說實不同也然夢見之云乃若今人之戲語聖人之言似不如是之不莊也謝氏以爲聖人誠不厭健不息故夢寐不忘周公之事然而又曰然後無意於經世則是誠有時而厭健有時而息也而可乎哉其以已無意於經世爲天無意於斯文則又推言聖人與天爲一之意亦橫決而無所止矣楊氏夢見不可復以下似范語而意又不同蓋其正說自如本義而辭有所不足其下乃復以已意推而言之以及於此耳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有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有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羸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

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也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然其語意類皆簡奧未易遂曉今請試論其旨意之大略如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者統言一章之旨也其曰

兼內外而言之者以上文言依仁止於所行而爲是語以發其未盡之意明所行者非獨事爲可見之行也張子之意大略放此而其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之說意味尤深非躬行實踐之至不能爲是言也其一說以爲人能志道則能求至其極而有所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和對理而言則一張一弛之意也其以藝爲日爲之分義者亦指六藝而言其皆日用之品節耳涉而不有過而不存云者亦言其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張至矣范氏平實而仁字之說未盡呂氏簡約而依字之訓或疎謝氏以志爲趨向亦曰其大槩不倍乎此耳以夫子三軍奪帥之

言質之則所謂志者不應如是之輕且疎也君子有時不善之云則縱而不謹以啓自恕之門甚矣戴天履地之譬則幾矣然未知其所謂道者果何物也至於無藝不害爲君子之語則又慢而不虔矣游氏念念不忘之說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推之則所指以爲道者則恐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思之主而有爲之端也若之何以無思無爲當之而無思無爲又豈惟精惟一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無是理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也今日三聖執中皆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德爲止其所而自得亦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蓋此所謂據於德者守其所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

言言五問上卷七  
五  
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哉以依仁爲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依則非文義也蓋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爲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仁以成德者則亦得之但其所謂道者既差則其二者亦未有所附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說爲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如游說而已則是徒爲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爲之分義初無所當也而可乎楊氏大抵皆以其已然之效而言而求其所以用力之地則未之及也尹氏則贊於諸說遠甚其曰志道以致之者尤爲切當但據德以行之者似稍疎耳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無他異惟范氏成人所以成已者失之遠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庶幾焉但所引孟子爲未當耳呂氏之訓釋有功而楊氏引據亦有助也謝氏一隅不識者奪之大過復於王之復乃下告上之辭一引以爲說亦非是曰反之爲還以相證何也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

或問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謝說亦善楊氏舊本仁人有不忍者後改忍爲能蓋用程子之意不忍不能語意之精粗蓋有間矣然終不若程語之完且善也說有病

聖人之心豈其若是之支哉

或問十章之與不爲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爲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耳曰諸說如何曰程張之說無以易矣范謝亦皆得之但知物我之分云者恐非所以言聖人耳呂楊分別孔顏不同處亦有此意蓋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已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蘇氏之說蓋亦如此其非孟子則失其旨而吾亦已辨之矣

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開闔固其扁鑄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尹說得之曾氏之說亦可觀焉曾氏曰鬼

神恍惚職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謝楊說亦善楊氏舊說引孔子事甚佳而後復刪去之范氏正人之說語意最爲疎濶皆不可曉

或問十三章之文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合分之誤矣故范氏獨引史文爲正而其爲說亦他說所不及但以爲樂爲學樂則未然耳蘇氏說亦

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蒨息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

或問夫子不爲衛君之說曰程子尹氏盡之矣但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之本意耳謝氏所引王氏之言誇而不實楊氏於此最爲留意所引檀弓之說及以蒯瞶處伯夷之地皆得之矣但以郟處叔齊之地而不及輒則於文義之間似失當年答問之本意也至其卒章淡詆善兄弟之讓而惡父子之爭者以爲失旨亦不可曉蓋此章大體正此句檀弓立孫之說乃其間小曲折耳二子之疑雖由此起而夫子所斷則以其父子之爭而絕之初不復論此曲折也至第二條始以瞶輒父子當夷齊兄弟之處然則前此蓋牽於文勢之波

流而自失其所主之正意悅於新說之有據而遂以舊義爲無可是以其言不能無小失耳曰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

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金革百萬之語又於張子說中見之不知其何故也太公云者推之金革百萬之言始有所系或本張說而誤入程語也耶范氏說亦得之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又謂聖人視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爲言若將與世之

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爲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程氏學易無大過之云何也曰此以爲聖人之未學易也不應嘗有大過其既學易也不應猶有小過而爲是說矣然以文勢考之恐不如此蓋旣曰謙辭則又何所言而不可耶曰范氏以下如何曰謝尹皆宗程氏者也惟范楊爲小異然范氏真以聖人爲有過則疑未然楊氏說又過高而無實至所論五十字則皆未知其誤而云爾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之言自有不同然其曰雅素云者得之矣正音之說恐未必然諸說大略皆通范尹雅字之訓甚善執禮之說恐不必然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次則尹氏得之蘇氏蓋亦得之而不能無病者也曰何也聖人之自言非惡其不讓慮其非實而後爲是含蓄之言也盛德之至橫口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一說真以孔子爲發憤而至於聖蓋其平日所論如此恐或未然其一說論樂以忘憂者則盡乎人情矣范氏分好學好道二事得無老氏損益之遺意耶謝氏不悟其爲聖人之謙辭而欲引而極之於無我之事其亦誤矣且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主意要重在上字今



乃以濟欲累物反之則未知其所主之安在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謝尹得之矣范楊三字之說得之而并以神爲不正亂俗之事則失之呂氏三字之說皆病而獨神字之說近之但此乃鬼神而直以爲妙理亦少過耳若妙理之神則聖人固未易言之然不當列於此四者之間也游說亦佳而未免有所偏也曰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篡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獨張子所引顏子之說乃正蒙所謂達善達不善者恐非易大傳之本意也

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也曰天之生我而使之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則是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如此矣但其連下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也而豈魋之所能爲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所論下句爲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范氏假手之云則下句蓋用程說但其分別天命之殊則有不可解者爾謝氏以下下句皆用程說而謝氏所謂與天合德者恐非生德於予之文意也尹氏又以天其或者爲言則是并與生德而不自必矣於孔子程子之意恐皆未有所合也曰子

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  
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  
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  
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  
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  
則寮倉之爲譖愬利害不過廢典行止之間其說之行  
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  
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  
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  
之詳矣然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  
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  
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旣遭伐樹之厄遂微  
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  
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亦未嘗不淡避患雖淡而處之  
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淡玩於  
斯焉

或問無隱之說曰程子張子范呂尹氏之說得其實矣游  
氏亦爲得之謝楊氏爲說雖同然其所以爲說者則恐  
其過而流於老佛之意也

或問程子所謂誠忠孚信之別奈何曰誠忠以體用而言  
也孚信以內外而言也曾氏曰忠者心不欺信者言不  
妄其義亦通曰諸說如何曰范氏之意亦善但所引行  
有餘力以上云云者乃爲子爲弟之常事四教之云又

白學文以後而言也然要其歸宿卒亦不外乎爲子爲弟之常事也但能博學於文而又約之以禮則行日益修而忠信日益篤耳謝氏三事之說亦善但說有內外之殊則亦不得不合用其力耳尹氏之說又若四事各爲一門而不相須者恐亦未免有病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獨楊氏爲太支然其末

句之說亦善此外則吳氏曾氏說亦得之

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務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恆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

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之無以繼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無他異獨射宿之義小有不同

蓋謝楊得之爲多驚衆之云意似廣而實不切暴物之云蓋取田不以禮之意然其取義亦疎矣范氏造次必於是尹氏操於心以往皆非所以言聖人此外則張敬

夫所論亦佳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然於物也有祭禮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于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于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同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無

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於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略同但文義各異至句讀亦有不同者然程子之說無以易矣尹氏發明其意亦為得之張子說略而義亦正楊氏謝氏胡氏似程子而小不同三家復自有小不同處然皆不若程子之密也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聞釋識之知為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日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至於呂氏則以知之屬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上句其說以從之識之知之三者為求道淺深之序則固不得而從之范氏在楊胡之間但以為聖人有所不知而闕之則誤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為小異然大意亦同耳曰不保其往舊說往謂往日之事如何曰此於字義為得但文勢差倒耳若以錯簡推之則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為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如此則似或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者而每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夫豈然哉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

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曰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爲善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殘章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則已之所歌亦全章也此意亦善但未见善字之意耳他說則又并必使反之之意而失之也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之意善矣然曰人於文皆曰吾勝人則莫字之上更有人字下合更有曰字文意乃足又此句吾字設爲衆人自稱之辭而下句吾字乃爲孔子之自稱文勢亦不相屬也如范說則二吾字不相

戾矣然其於文行之間無所輕重則亦未得爲至論其曰進而不已者又非所以言聖人也呂氏莫字之訓善矣其論文意大槩亦皆得之而辭或未瑩至於此非謙辭以下則非此章之旨矣謝氏爲得之但聖人雖不讓於文而猶人之說猶其論聽訟耳亦未嘗自以爲過人也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急緩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楊氏似程說而下句語意不足無以審其必然尹氏上范下程尤爲疎濶矣曰然則奈何曰此其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

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說子華之意似以爲雖夫子之誨人不倦然已則未能學以承聖人之誨耳如此恐於文義有所不通張子之說善矣范氏專以不自聖不當仁爲能聖且仁者雖若近似張子之言然其意本不同也若不論其實而惟其所不敢當者則與之則世人之不敢自聖當仁者多矣果皆可以爲聖且仁矣乎又以不厭不倦分屬聖仁亦非是若孟子所引子貢之言則可謂云爾矣謝氏謂不厭不倦則聖且仁矣亦未見

其所以學所以誨者果何如也且自始學以至成德其梯級有不若是其易以躡者若之何而遽以仁聖之名加之乎楊氏以功施於人爲仁殊不類其平日之言蓋不可曉又以弟子所不能學者特在於有其實而不居其名之一事其病亦若范氏之類也尹氏最爲得之但不當雜取子貢之言以亂此章之旨耳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諸家之說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

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諸說如何曰孔氏得之但其語似有以此合彼未能爲一人之病類非所以語聖人者若程子則至矣范氏恐其於禮未得則不考士喪禮之過者又曰不與其誠則非聖人之事而其語意亦似重複不辭者謝氏以爲非夫子之不禱乃語子路以禱之理則又甚矣據此文實夫子之不禱而詐味語意又未嘗告子路以禱之理也蓋其務爲高奇廢舊文而生新意每每如此至論鬼神之有無則又其所聞於程子者理則然矣然非此章之意今不擇其所當出於凡曰鬼神者則舉而一施

之其亦誤矣且言交鬼神之誠意則同必有禱而後用之今夫子未嘗禱則又安得以此而言之耶若曰聖人平日自然之誠則又不當對鬼神而言也楊氏合吉凶之論似矣然所謂合吉凶者言聖人之好善惡惡賞善刑淫如鬼神之禍福無不合於理也豈以一己之吉凶爲言哉尹氏合用程子之語善矣而加以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爲而程子以禱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因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諸說之外胡張二說亦爲得之胡氏曰禱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  
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

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以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淺矣

或問三十五章三十六章之說曰程子盡之矣他說皆不能出其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主於一事細參考之優劣淺淺見矣

或問卒章之說曰程子謝尹之說盡之矣但所謂聖人之時者非是所記程張問答語意尤精至於所以推之則不若前說之善矣范氏以三者為德之修則非所以語聖人呂氏不言三者之所以然而論其效固已失之而所論之效又不切於本文之義也楊氏所言皆非聖人之事惟德盛為庶幾然以上下文推之其為德也亦或非其至者矣

論語或問卷之七



論語或問卷之八

朱熹著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或問曰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

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  
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  
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  
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  
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  
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  
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  
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曰逃去可矣何  
必斷髮文身哉曰先儒論之多矣蘇氏以爲讓國盛德  
之事也然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亂之所由起故泰伯爲  
此所以使名實俱亡而亂不作也此以利害言之固不  
足以論聖賢之心而其弟黃門又曰子貢言泰伯端委  
以治吳則固未嘗斷髮文身也且漢東海王以天下授  
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  
何必斷髮文身哉此引子貢之言則其事固有不可考  
者然以漢唐二事例之則亦未足以盡聖賢之心也蓋  
使王季之心但如顯宗玄宗則可若有叔齊之義則亦  
不能以一朝居矣使泰伯而不有以淡自絕焉則亦何  
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然顯宗玄宗之心其厚  
薄又自不同也曰程子旣曰泰伯知王季文王必能開  
基成王業矣又曰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必爲三公何  
也曰此亦推廣假設之辭耳曰謝氏以爲泰伯亦能有  
天下信乎曰泰伯固爲至德然恐非文王之倫也使其

德業果與文王不異則太王之欲立季歷乃邪心矣大率此爲推本而言楊氏之說得之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張子至矣范呂亦得之謝氏不就理之云過於高養德之云偏於內楊氏則辭費甚矣或問三章之說如何曰程子范謝尹氏皆善呂氏所謂得禮者過之而楊氏以啓手足爲不虧其體戒慎恐懼爲不辱其身則支矣曰其以易簣爲死生無變於已者諸說之所不及不其至于曰昔晁詹事嘗問此義於程子程子曰禮也晁曰今人蔽於老佛之說則不謂之禮而謂之達矣程子然之不知楊氏於此其果以禮爲重乎以達爲重乎是未可知也

或問曾子三言其爲修身之驗奈何曰此程伯子尹氏之意也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卽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能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曾氏亦以爲君子於是持養旣久而熟粹面盎背不待施設而自爾也故皆以斯言之此說當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僞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曰程叔子之說如何曰容貌莊敬

則可遠暴慢養於中而言自順理者得之矣解中所論  
正顏色出辭氣二句則與上句之例不同而又各爲一  
說不知其何故也曰有爲此章之說者曰道之所貴有  
此三事動容貌以遠暴慢也正顏色以近誠信也出辭  
氣以遠鄙倍也動也正也出也閑邪而收放心之術也  
心少不存則動之正之出之者誰歟動容貌矜莊以修  
之也心一矜莊則輕忽夷易之態自不形於聲正顏色  
端儼以莊之也心一端儼則僞妄不情之事自不入於  
念出辭氣審度以發之也心一審慎則僻違背理之言  
自不道於口矣子以爲何如曰此本謝氏之說也然經  
文但曰動曰正曰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真僞出之  
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實涵養

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倍耳  
今乃以動爲矜莊出爲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謂  
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端儼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遽責  
其有睟面盎背之功吾恐其無沈浸醲郁之風而未免  
於浮躁急迫之病也且一爲端儼之色安知其非色莊  
也耶此又不但文義之疵而已其始皆自謝氏失之吾  
不得而不論也曰諸說如何曰呂氏以爲三者皆道之  
正謝氏亦云三者皆道者皆非是楊氏說將死而言善  
者得之但以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爲人所以施於已  
者似亦非是而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  
胡氏曰曾子  
之疾見於此  
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  
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箴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

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大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偽以近名乎曰愚嘗聞之於師矣曰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為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夫誰與之校如何曰過矣其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信乎

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事若顏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二者優劣固不待言而驗矣然自學者觀之則隨其所至之淺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而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固不待於自反今日非特自反則既失之矣且其所謂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信乎其優入聖域也如何曰即其言足以見三子之氣象亦善也

或問六章楊氏之說然乎曰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

論語或問上卷八  
五  
不能故設爲答問之辭以審訂之耳且楊氏又何以知此君子之未仁耶此言一立其流之弊將有排死節而賤正直之意非小失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毅字之訓恐或未然說文以謂有決者近之矣謝說如何曰謂顏子弘包其毅孟子毅勝其弘可也自任以天下之重爲任重可矣然亦未見道遠之意蓋此二字曾子已自釋之學者涵泳其言足以識其氣象正不必別下語也楊氏分別最爲有功而或者病之誤矣但擴大作弘之事若曰非弘則不能容納之可也尹氏疎矣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

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  
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  
之實又有非息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  
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疎密緩急之異  
詳味而審思焉可也謝氏說亦得之但立禮說諸家多  
所未備至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者則過矣

或問子謂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  
所以然者何也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  
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  
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  
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

不使之知也程子言之切矣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非  
聖言之本意然亦頗中近世學者之病矣曰謝氏之說  
如何曰其意則善矣然謂禮樂法度之外自有覺處則  
所未安易外以中其庶幾乎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  
道者老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  
噬毒螫薄惡之患哉其說之病與前篇同學者審擇可  
也

或問十章之說如何曰諸說皆善但張呂未通耳胡氏上  
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肖爲亂  
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爲亂自古亂  
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爲人上者其可不  
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勇又不幸而貧  
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  
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或問驕吝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不同然皆是足以有警

張敬夫論周公事亦善張敬夫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息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文意難明諸儒之說不一孔氏范氏以善為穀惟楊氏以穀為祿其以穀為善者下句又皆不同孔氏范氏以為無不得乎善言三年學則必無不得善者誘人以學之意也程子侯尹以為難得乎善言三年學而猶不至乎善則終不足以進於善勉人汲汲於學之意也謝氏引王氏之言則以為三年學而不至乎善明善非易得之物勉學者自強之意也愚按此三說文義皆不甚通惟楊說為近之但訓釋有未備耳蓋不易得者歎美之辭若楊說而易至以志頗足其訓釋以明之則文意曉然矣且上章論疾貧驕吝之失

下章記去就出處之方在位謀政之事亦一類也若以穀為善則胡氏之釋為善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今世方言亦以物之成實者為穀

或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何也曰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為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



闕焉者也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程子所論篤信之意尤宜淡味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穎川杜密去官家居每此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清高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已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訾若密之為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

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以夫子反魯為定公時誤矣又說魯樂既正放棄舊工以兩處文義考之恐亦未然師摯適齊當用張子范氏之說但張子洋洋盈耳之義為未安耳

或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程子二說一以為不與治一以為不與求諸說雖多皆不出此子之不同何也曰如前說則有宜為治矣如後說則有宜為得矣今日有而不與則愚說雖陋恐或得其文意也楊氏此章用莊生語語既不倫遂不見其旨意之所在然以卒章之說參之則蓋亦如愚說云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得之而程子為尤盡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則范氏尹氏爲得之楊氏說雖密然氣象反狹與本文氣象不相似也

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而與也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孔范二說不同何如曰孔氏於文義若不順疑范氏之說得之也曰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下之大半得爲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未集武王嗣爲西伯又十一年而紂益不悛於是武王順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服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之考之不詳也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既有其二以加倍之力可取而不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爲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貶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白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歷未終文

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受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矣

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曰禹之若是何也曰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爲是也然其意亦淡矣胡氏曰子有常奉矣然以餘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見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淡長之恩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哀稽紹則曰孔子之稱之何也曰洪氏蓋有說焉然夫子亦稱其實而已未必真爲此也洪氏曰衰周之時禮失其本而奢僭極矣夫子蓋嘗救之然而矯枉又不可以過正也故稱禹爲法焉與墨者之宗禹異矣

論語或問卷之八

三十三

八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likely a historical record or official document.

文政辛巳

